

万古云霄

胡小三◎著

放浪形骸的奇崛男子
气吞山河的乱世奸雄
一幕泣血悲歌
一缕千古情怀

新锐作家胡小三扛鼎之作
引领一后金庸时代一风潮
重开一大陆新武侠一门户
南河一曲付君听
新血淋漓唱青春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万古云霄

胡小三◎著



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万古云霄 / 胡小三著. -- 北京 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16
ISBN 978-7-106-04500-5

I. ①万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4691号

责任编辑: 贾 伟

封面设计: 李 荣

版式设计: 张雅楠

责任校对: 周 骁

责任印制: 庞敬峰

万古云霄

胡小三 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 邮编100029
电话: 64296664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64296742 (读者服务部) Email: cfpygb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80 × 1230毫米 1/32
印张/9.25 字数/20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106-04500-5/I · 1102
定 价 32.00元

序——献给所有心向光明的人

人类，是有英雄情结的。

中国人崇拜英雄，将身份自由、不被当政者所束缚、身怀绝技，又喜欢抱打不平的人称之为“侠”。外国人同样崇拜英雄，而蝙蝠人、蜘蛛人、钢铁人这些世界级的超级英雄，在中国又统统被翻译为“侠”。

武侠小说是写人的，绝不是写神的，武功、奇遇可以神，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是万万神不得的。真情实感，方为一部小说的灵魂所在。对亲情、爱情、友情的感悟不深，或是没有经历过人生的坎坷起伏，写出来的东西，往往趋于幼稚。灵魂的缺失，是再高深的文字功底、再广博的历史知识，也难以弥补的。

这种欲书又罢、执笔即置的心态，从十几岁起，一直困扰到我二十出头。直至我结束了四年的北漂生活，看透了一些人情冷暖，才将将动笔，试着把自己的感悟或多或少地融入素有“成人童话”之称的武侠世界中。

即便如此，我依然觉得自己很难把握书中各式各样的感情。恰若我现今未为人父，对于长辈对子女的爱，只能设身处地去体会，不能信手拈来，将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入书中。

所幸我的爱情经历颇多，并非玩世不恭，只是年少轻狂，如今回首也不过是一笑置之而已。然而这些经历，却在冥冥之中成为我描写爱情的法宝锦囊。奋笔疾书间，忽然觉得这个女孩儿写得像她，那个女孩儿写得又像她；不知不觉中，早已将自己的诸般

感情，赋予了书中的每一个花魂玉魄。

由此可见，任何一种人生经历，对于一个作者来说，都是有意义的。

可惜的是，爱情并不是这本小说的灵魂。书中所写的，尽是机关算计，钩心斗角。至于它的灵魂到底是什么，即使我作为作者，也没有权利发表意见。每个人看待事物的角度和私人的喜好各不相同，无需勉强，也不可妄议他人对艺术的审美。正如我偏爱威士忌，不喜白兰地，却从来不否认后者的美妙之处一样。

或许有人认为书中写的是一些人物对意识形态的疯狂追求，或许有人认为书中写的是明朝进步人士对自由的渴望，或许有人认为书中写的是团结的力量，说不定也有人认为这是一本俗不可耐的、正义战胜邪恶的狗血武侠小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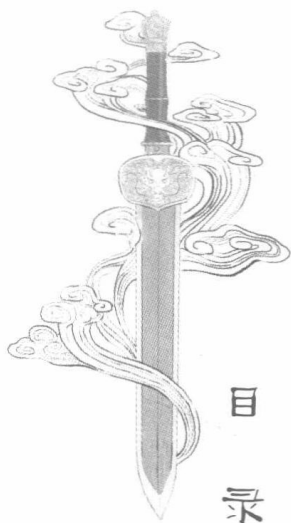
都对，挺好。

我不否认在书中塑造了几个脸谱化的、纯粹的坏人，但描写更多的则是人性的两面。所谓的“反面人物”，不乏“真”和“诚恳”的一面；所谓的“正面人物”，也有“伪”和“狡猾”的一面。如此写法，的确有些颠覆武侠传统，不过我倒认为，将人性写得愈发真实，将武侠世界渲染得更像现实社会，那些高来高去的大侠们，也就离我们越近。

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权利对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轻断善恶、是非、对错、黑白，因为我们不是神，也不是他。

胡小三

二〇一六年立夏于天津为公堂



目 录

144	131	119	101	87	72	56	46	35	19	1
十、破阵子	九、妾薄命	八、月儿高	七、垓下歌	六、鸳鸯梦	五、瑞龙吟	四、昭君怨	三、花非花	二、归去来	一、浪淘沙	楔子

262	243	224	211	197	183	172	158
十八、洞中仙	十七、定风波	十六、金缕曲	十五、映山红	十四、鹤冲天	十三、老将行	十二、如梦令	十一、过龙门

楔 子

名山会稽，坐落于古越之地，山虽不高，却有万千气象。层峦挺秀，溪水蜿蜒；峰顶紫气氤氲，烟霭兴蔚，山中松篁交翠，猿鹤相亲。大禹曾会盟天下诸侯于此，越王勾践的一生，更与稽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。历史的余晖，给这座本就充满传奇的玉岑，又增添了一抹神秘之色。

八月露降，湖水方老。其时正逢初秋，金风拂面，玉露垂珠，天气微爽不寒，甚是宜人。

“想不到江湖中恶名昭彰的‘昊天教’，竟建于如此秀丽之地。”一个稚嫩的声音，伴随着无数马蹄声、步履声与嘈杂纷乱的喋喋声，打破了会稽山的沉静。

遥见一条千余人的长龙，正浩浩荡荡地向山麓驰来。人群中禅、道、番、俗，形形色色，大多身形矫健、精气如龙，一眼望见，便知是习武之人。这些人门户不一，各打本派旗帜，其中又以少林、武当、丐帮、华山四旗最为扎眼。

那说话之人，只不过是人海中最不起眼的一个小孩子罢了。他年纪约略十四五岁，清秀的面容中透出一股英风，身材虽因年龄之故而显得略矮，但却格外劲挺，腰间悬着三尺佩剑，一身素衣，且行且语，似是在欣赏山景。少年悠然自得的样子，与周遭凝重的气氛格格不入。

“这位小兄弟倒是好雅兴，颇有几分‘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’的意境！”一名身形魁梧，皮肤黝黑的大汉向少年走来，满脸堆

笑，尽显关切之意。

少年见搭话之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，不敢失了礼数，抱拳说道：“前辈见笑了，我也不过是一时兴起而已。”

汉子摆了摆手，笑道：“莫要前辈、前辈的。肩膀齐为弟兄，我也比你高不了多少，称声‘大哥’便好。却不知小兄弟是哪门哪派的弟子？”他说话之时伪态丛生，像是刻意亲近，两眼滴溜溜地在少年身上打转，诸般举止，与他自身朴实的莽汉形象极不相符。

少年不通世故，瞧不出人心虚实，只随口应道：“小弟并无门户。此番初涉江湖，正想借着各门各派会盟之机，历练一二。”

那汉子闻知他无门无派，立时变了一副嘴脸，面色一沉，忖道：“他奶奶的！这小孩儿仪表不俗，老子还以为是哪门哪派的少当家，本想烧个冷灶，以备不时之需，却原来是个身无靠山的雏儿。”

少年见他的不悦，只道自己说错了什么，却又不知过在何处，只好重开话头儿，“敢问大哥是武林中的哪位英雄？”

那人已没了与他搭话的心思，显得很不耐烦，“老子姓谭名震，江湖人称‘招魂手’的便是！”他极为势力，应了此言，连对方姓名也不愿回询。

少年并未听过谭震的名号，但首次结交武林英雄，却令他颇感兴奋，当下学着老江湖的口气说道：“原来是‘招魂手’谭大侠，久仰久仰！小弟方出家门不久，对江湖之事一无所知，蒙昧之处，还望大哥海涵。”

谭震在江湖中本无甚侠名，恶事倒做了不少，何曾当得起“大侠”二字？若换作是旁人，即便不识得他的名字，单从“招魂手”这个浑号，也可断定此人绝非善类。怎奈这少年偏偏年轻识浅，错把妖精当菩萨。

谭震听他如此称呼自己，倒颇有几分受用。他心中洋洋得意，忽然大笑起来，“哈哈，你这小子倒是很会说话嘛！幸亏你遇上了老子，否则就是在这武林中混上十年，也未必能摸清其中的门道

儿。”他两眼一眯，问道：“你可知此次武林各派共赴会稽山，所为何事？”

少年道：“我只听大伙儿一路上说什么‘覆魔教，诛皇甫！’，这‘魔教’自然指的是会稽山上的昊天教，至于这‘皇甫’嘛……小弟倒不曾知晓。”

“那说的正是魔教现任教主——皇甫青云！”谭震不等少年插话，自顾自地接着说了下去，“这昊天教是近二十年间武林中崛起的新兴势力，原由古云霄、古云龙两兄弟创立。这二人来自西域，一身魔功通天彻地、冠绝古今，一经出世，威名便直逼中原三大高手。教主古云霄自称‘大梵天’，副教主古云龙自称‘帝释天’，帐下又有六大护法，这八人号称‘双天六王’，而正道武林却斥其为‘八魔’。不过数年工夫，昊天教的实力就盖过了少林、武当，俨然成了武林中的第一势力，大有横扫六合、一匡天下之势。”

少年闻此，愤然道：“魔教如此猖獗，我正道武林难道就坐视不理吗？”

“哪能不理？”谭震冷笑道：“当年，正道诸派约战昊天教于泰岳玉皇顶，‘大梵天’古云霄力战不敌，有人说他跳崖自尽，也有人说他力竭被俘，终身囚禁于少林寺。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反正此人未死就是了，否则今日也不会是他带领着咱们攻打魔教了……”

“什么！”少年一惊，“你是说……今日我正道武林的统帅，竟是魔教前教主？”

谭震看了看他，故作神秘地说：“这有什么，不可思议的事还多着呢！玉皇顶一役虽重创魔教，可惜却未能一鼓作气，直捣黄龙。”

少年点了点头，“杀敌一千，自损八百。更何况昊天教当年正如日中天，正道虽胜，想必也是死伤惨重。”

“嘿嘿，看不出你小子还懂点儿兵法，倒是有股子机灵劲儿！”谭震用手抹了抹嘴角的唾沫星子，接着又道：“大梵天既已生死不明，帝释天就顺理成章地坐上了教主之位。只是此人的性

子有些暴虐，六大护法多对其不满。‘日宫王’上官璐和‘夜宫王’水嫣儿是一对夫妻，二人为寻找大梵天的下落，脱离昊天教，自此仙踪难觅。‘摩诃王’岳笑天与‘修罗王’玉如梦因爱生恨，一个远赴岭南，终身与走兽为伴，一个浪迹天涯，立誓杀尽天下男人。如此一来，六大护法只剩下‘罗刹王’柳惊鸿与‘那伽王’丁蚬两人，这昊天教的声势也就大不如前了。但‘帝释天’古云龙武功高绝，不亚于其兄‘大梵天’古云霄，各门各派慑于他的虎威，多年来也不敢轻举妄动。”

“昊天教的教主既是古云龙，为何又变成了皇甫青云？”少年问道。

“奇就奇在这里！”谭震道：“这皇甫青云本是正道中人，却于数月前突然投了魔教，半月前又杀了帝释天，自己做了教主。”

少年瞪大双眼，讶然道：“难不成这老贼的武功，比帝释天还高吗？”

“老贼？”谭震猛笑几声，“此人的年纪，怕是比你长不了五六岁！”

“这……对付一个年方弱冠之人，犯得着如此兴师动众吗？”

“你别看这小贼的年纪不大，可手段之毒，已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。”谭震边讲边摇头，似是在说，即便自己也做不出这等事来。

他顿了顿，叹道：“唉！这皇甫青云，原是清微派白无瑕真人的弟子。”

“这位白真人又是何方神圣？”少年一脸迷茫。

谭震似乎在少年的无知中，渐渐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。他眉飞色舞，显得极为得意，“云霄云龙镇昊天，少林高僧法无边，无瑕神通压剑圣，技盖武林第一仙。这四句话，你难道没听过吗？”

少年询道：“话中所指，莫不是当今的五位高人？”

“不错！头一句所言，自然是大梵天与帝释天，第二句说的乃是少林寺方丈一如大师，最末两句就是白真人和那愤世嫉俗的剑

圣老头儿了。白无瑕不但武功高绝，琴棋书画、医卜星相也无一不精，实乃旷世奇才。”

少年恍然大悟，“原来这位白真人才是武林第一人！”

“这可不见得。”谭震摇了摇头，“人嘴两张皮，反正都有理。江湖中所谓的武功高低，都是好事之徒吹出来的。”

他见少年一头雾水，阐道：“但凡武功到了他们这种境界的人，是万万不会当众比武较技的，高下之分也只在毫厘之间。你且想想，这五人何等身份，若是当众比武，分出个输赢，岂不脸面全无？所以说，真正的天下第一，不是武功，而是好事之人的这张嘴，说谁第一谁第一！那大梵天与帝释天是魔教首魁，大伙儿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天下第一。一如大师虽是少林方丈，但佛教毕竟非我华夏正宗，这天下第一，怎能让一个和尚做得？那剑圣性情孤僻，人缘不好，成名至今，连姓名都不肯透露，与高位更是无缘。五人之中，唯有白真人侠肝义胆，深得人心，方使大伙儿心甘情愿的奉他为天下第一。这内中的门道儿，你可明白了吗？”

少年听了这些话，不禁喃喃自语：“原来江湖中的是是非非，竟是这等复杂，倒与爹爹所说的官场之事差不多……”

“怎么？”谭震心中一动，忙问：“你家中有人在朝为官？”

少年脸上一红，赧道：“不不……家父只是好谈古论今而已。对了，谭大哥，那皇甫青云既拜在白真人这等高人门下，理应循规蹈矩才是，究竟又做下了什么丧心病狂之事？”

谭震并未答话，只是盯着少年，眼中尽是疑窦。他沉吟了片刻，右掌猛地一翻，直向少年面门打去。

少年一惊，吓得连连倒退，高声大呼：“谭大哥，你做什么！”

谭震掌力迅猛，步下生风，不等少年反应，肉掌已到他面前尺寸之间。少年双眼一闭，只当自己做了个糊涂鬼，岂料那掌风一带而过，便再没了动静。少年立时瞪大眼睛，诧异地盯着谭震。

“瞅他娘的什么！”谭震不屑地说：“老子这是试试你的武

功，当真是一窍不通。凭你这等身手，也敢来会盟？简直找死！”

少年心中惊魂未定，嘴上却不服输，“谭大哥，你武功确实比我高明，可你突然发难，欺我毫无准备，赢也赢得不光彩。”

“嘿！你小子还不服气。那好，咱们再比一次，这回让你先手。”谭震边说边将少年带到路旁，稍稍脱离队伍，以防他人打扰。

“我只懂得些剑术。”二人站定身形，少年方才说道。

谭震向他腰间一指，“你不是身带长剑吗？尽管拔剑攻来。”

“这……刀剑无眼，若是伤了你怎生了得？”少年好生为难。

“放屁！”谭震气得浑身直颤，“就凭你的那点儿斤两，能伤得了我？少废话，拔剑！”

少年只道他艺高人胆大，当下也不做多想，“仓啷啷”拔出随身佩剑，一个进身，剑刺谭震咽喉。

谭震看他剑到，脸色稍稍一变，寻思：“这小子几乎不会武功，可这一剑却刺得十分巧妙，看似平平无奇，实则让人避无可避。幸亏他身无内力，否则我可要出丑了。”不及多想，低头侧步，让剑锋擦身而过，虽避开一招，却显得极为狼狈。

少年一招得手，气势为之一振，剑花即挽，自上而下，又向谭震脚踝扫去。谭震万般无奈，急用足尖猛踢剑身，长剑被力道一带，顿时弹开。

谭震见少年生出破绽，哪肯错过时机，一掌奔他胸口而去，怎奈掌未到，剑先至，寒光一闪，利刃已削到自己手腕近前。他心惊肉跳，为保周全，抬腿疾撩对方下阴。

少年“唉哟”一声惊呼，忙撤剑后闪，足下一崴，身子失重，“扑通”一下，摔了个屁股蹲儿。

“你……撩人下阴，这是下三滥的打法！”少年仓皇起身，极为不忿。

“哈哈，老子要是正人君子，早不知死了多少回了。”谭震笑道：“你这小子，内功根基全无，临阵经验更是少得可怜，可这几

招剑法倒使得不错。你说你无门无派，怕是诳语吧？”

少年随手还剑入鞘，抱拳说道：“小弟不曾欺瞒大哥，只不过和南少林的俗家师傅们学过几招，并未拜师。”

“瞎说。”谭震一嗤，“这几招剑法，寻常武师怎教得出来的？”

“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！”少年剑眉一扬，颇为骄傲，“我看那些师傅们的剑招中有不少破绽，就自作主张，改了一些。”

谭震暗暗一惊，“这小子居然有如此天资！”心思一动，言道：“这个……有句话叫，玉不磨……不算……”

“是‘玉不琢，不成器’！”少年提点道。

“是啊！你小子是块美玉，要是没有个好师父，可就毁了。”谭震清了清嗓子，又道：“你不如拜老子为师，今后在江湖上，谁也不敢欺负你。”

少年一愣，摇了摇头，“我可不学你那下三滥的功夫！况且，你的武功也比我好不到哪去。”

“你他妈……”若在平时，谭震遇到如此不识抬举之人，早就一掌打杀了，可不知为何，对眼前的这个孩子却难下杀手。他面带愠色，转身重新归队，边走边道：“你不想拜，老子还不想收呢，活该一辈子没门户。”

少年知他口硬心软，偷偷一笑，立即跟了上去，“谭大哥，等等我，那皇甫青云所做的恶事，你还没和我说呢！”

谭震心想：“这臭小子真是块膏药，粘上就揭不下来。都怪老子嘴欠，招惹了这个煞星。”

他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才道：“此事却要从‘大梵天’古云霄失踪说起。江湖盛传，玉皇顶一役之后，失踪数年的古云霄突然现身于清微派所在——栖霞山幽篁谷，欲与白无瑕一决高下。”

“白真人可曾应战？”

谭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“传闻，二人激战三日三夜，可谓颠山倒海，神鬼辟易，到头来终是那老魔稍胜一筹。白真人自此

心灰意冷，再不过问江湖中事，只隐居幽篁谷，一心致力于授徒传道。他一生收徒有四，那皇甫青云就是其中之一。大弟子姓沈名渊，一身玄功名震江湖，二弟子唤做凌傲，独门的‘刀剑双绝’威力无匹。皇甫青云入门不过十年，此人天赋极高，允文允武，不但武学造诣异于常人，就连琴棋书画、医卜星相也多有涉猎，触类旁通，颇有乃师之风，因此最得白真人的喜爱。此外，这小子性子豪爽，好结交天下英雄，诸如少林方丈一如大师、武当掌门朗剑飞、丐帮帮主江百里、华山掌门林化真等武林高人，都曾将其视为忘年之交，兴之所至，不免传他一招半式。故而，这皇甫青云在江湖中风顺水，无往不利，只短短数年间，无论是武功还是声望，已远远在他二位师兄之上了。白真人既称‘武林第一仙’，大家就把皇甫青云称作‘青云金仙’，甚至有人还说，这小贼的武功已青出于蓝，方是当今的天下第一！”

少年听到此处，“扑哧”一声笑了出来，言道：“江湖传言，当不得真，多是好事之徒吹出来的。”

“哈哈！”谭震听了，也大笑一声，“你小子有点上道儿了，现学现卖，倒也不赖。”

少年随即又问：“谭大哥，你说白真人收了四名弟子，那最后一位又是何人？”

“关门弟子童瑶，却是个姑娘。只因其父‘刀斩凌霄’童大方与白真人交厚，才将她送入清微派拜师学艺。这小妮子天资甚高，怎奈生来不爱习武，白真人也不勉强，只把她当作女儿一般，甚是疼爱。这四人虽师出同门，却性格迥异，沈渊谦谦君子，凌傲孤高特立，皇甫青云洒脱不羁，童瑶聪慧机敏。四人侠影仙踪，时而于谷外惩恶扬善，时而于谷内琴书遣怀，原本是逍遥自在，羨煞旁人啊……”谭震言及此处，叹了口气，似乎有些惋惜。

少年闻此也颇为神往，轻声道：“白真人不愧号称‘武林第一仙’，就连门下弟子也沾了些仙气。若能终生如此，给个皇帝也不

换呢！”

“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”谭震忽道：“白真人有一师弟，名唤乌玄英。此人名望、武功均比白真人矮上一头，是以一直心生妒忌，又因苦恋师妹苏望月无果，终于性情大变，一怒之下投了昊天教。他叛出师门二十年，与白真人再无往来，不想近日却偷偷潜回幽篁谷，策反了自己的师侄，凌傲与皇甫青云。”

少年惊道：“难不成，他二人都随乌玄英上了昊天教？”

谭震应了一声，叹道：“皇甫青云这小贼素来以侠义自居，直至此时，方显其狼子野心啊！”

少年蚕眉一蹙，喟然吟道：“大海波涛浅，小人方寸深。海枯终见底，人死不知心。”

“少掉书袋子！”谭震略感不悦，“这师叔侄三人，为博得昊天教教主‘帝释天’古云龙的信任，便自告奋勇去降服武林中的各门各派。”

“以三人之力，挑战整个武林，未免也太狂了些！”

“他们又不是傻子，力敌不成，难道不能智取吗？”谭震道：“他们先杀了江湖人称‘鸩手医仙’的姚黛，夺得了一本叫《万毒录》的医书，又从此书中炼制出了一种阴损的毒药‘唯命丹’。据说，服下此药后，初感气息不畅，胸闷难当，十日后腹内绞痛，每日呕血淌脓，一个月内，若不服用他们叔侄调制的独门解药，则会五脏溃烂，肌肤胀裂而亡！这三个恶贼，借助各种卑鄙手段，逼武林各派的掌门人服下毒药，以便听命于己。”

少年涉世未深，年岁亦幼，乍闻如此极刑，不禁毛骨悚然，“难道少林、武当也被这种毒药控制了吗？”

谭震冷笑一声，心道：“臭小子到底还是个雏儿，老子几句话就能给他吓出屎来。”

他清了清嗓子，接言道：“似少林、武当这等大门大户，他们自是不敢招惹的，不过那些所谓的中小势力，可就没那么幸运了。”

什么元阳派、镇岳会、神腿马家、金鞭常氏、玄臂侯门……俱成了他三人的囊中之物。最后，这丧心病狂的三人，竟杀回了自己师门——清微派！”

“啊！”少年惊呼一声。谭震却并不在意，似乎早已料到了他的反应，淡定地说道：“白真人年事已高，又抱恙在身，未曾出手，已被这三个不肖之人气死了。皇甫青云那小贼更加狠辣，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大师兄沈渊。那一日，幽篁谷中腥风血雨，就连那个忠心耿耿，伺候他们师徒多年的仆人老沐也未能幸免……”他说得有声有色，倒似自己当时在场一般，忽又觉着说到此时不应太露喜色，当下便撇了撇嘴，故作悲伤，用手擦了擦自己丝毫没有湿润的眼角儿。

少年却没注意他的神情，只将双拳紧攥，怒火中烧，怫然大吼：“此人逼师弑兄，真与禽兽无异！”

“喊什么！”谭震一巴掌打在少年的后脑上，“现下咱们已到了会稽山麓，附近也不知埋伏了多少个昊天教的暗哨，你他娘的想害死老子吗？他们的注意力原本都在那些大人物身上，你要是想死，就到少林方丈、武当掌门身边喊去。”

少年吃了一记巴掌，心中有些不忿，但稍一转念，又觉谭震所言并无过错，只好拱手赔罪，“谭大哥，我年轻识浅，不知分寸，你莫见怪。只是那恶贼的所作所为，着实让人心中愤慨！”

谭震“哼”了一声，余怒未消，“有功夫杞人忧天，倒不如想想自己的性命还能不能活到明日。要不是华山掌门林化真鼎立相邀，老子才不来蹚这趟浑水。”

少年见他平静了许多，忙问：“皇甫青云、乌玄英和凌傲三人灭了清微派后，又怎样了？”

“这三人都野心勃勃之徒，又已将武林大多门派收为己用，还能甘心屈居于帝释天之下吗？”谭震又讲了起来，“三人随即哗变，合力诛杀了古云龙，之后又为了争夺教主之位而狗咬狗。”

乌玄英和凌傲最终被皇甫青云所杀，这小贼便满手血腥地成了现任魔教教主。”

少年道：“看来此人所为，已是天怒人怨了。”

谭震颌首默认，“一如大师见事态紧急，便以少林的名义召集武林同道，共赴昊天，誓灭皇甫。岂料应邀而来的人中，竟有那二十年间音讯全无的‘大梵天’古云霄！”

“昊天教是他一手创立，如今被野心之徒所篡，他自然不会坐视不理。”

“不错，不错！”谭震笑道：“随之而来的，还有‘摩诃王’岳笑天、‘日宫王’上官璐、‘夜宫王’水嫣儿三位护法。此人一至，大伙儿不由得士气大振，一者，他武功高绝，更在一如大师与剑圣之上，二者，他熟知昊天教地形，有他指引，大家也就不是无头苍蝇了。至此，少林、武当、丐帮、华山四大派，共推古云霄为此行主帅，攻打昊天教。此人虽是昔日魔头，但毕竟匿迹于武林二十年，与各门各派的宿怨已淡。大敌当前，谁也不愿旧事重提，唯有摒弃前嫌，同仇敌忾。”

少年听此，轻叹一声：“有道是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此言非虚。昔日的魔教教主，摇身一变，竟成了今日的正道领袖……”

谭震冷冷一笑，正声道：“危机当前，化敌为友；利益驱使，反目成仇。什么江湖义气，都是他妈的狗臭屁！”

少年沉默半晌，缓缓说道：“谭大哥，你虽是粗人……却让我明白了许多道理。这个江湖，和我想象的不一样……”

谭震看着少年没落的神情，心中忽然生出几分怜惜和感慨，曾几何时，自己不是也像他一样，抱着一腔热血，踏足江湖，立志成为一名众所仰望的大侠吗？

他似乎觉得所言之事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太过沉重，当下突然将话锋一转，道：“算了，算了，你初入江湖，这些事说了你也不明白，还是和你说点儿花花事儿吧！你可知武林中近日出了一桩丑闻吗？”